

农村文学丛书

风雨旗

敬 信



·农村文学丛书·

风 雨 旗

敬 信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4年·沈阳

风 雨 旗

敬 信

☆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记证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4½印张·80,000字 印量：13,001—48,000 1961年12月第1版
1964年9月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8·297 定价(6)0.40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集。共选辑了八个短篇。前三篇，“說說心里話”“老两口”“大家庭”表现了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，貧农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，反映了农民以社为家和集体主义思想觉悟的成长。后五篇，“风雨旗”“‘三赶趟’升級記”“果园女哨兵”等，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大跃进、人民公社化前后农村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和人們精神面貌的变化；也反映了农村青年一代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的飞跃成长，和对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貢獻。

宋 源 文 插 图

目 录

說說心里話	1
老两口	15
大家庭	26
风雨旗	47
“三赶趟”升級記	69
果园女哨兵	81
魏雪梅	94
大海女主人	107
后 記	137

說說心里話

柱他媽，你把火盆里添上炭，順手把灯芯撥一撥，讓它亮亮的。現在咱又回到了农业社，心里敞開兩扇門，屋里也讓它紅紅火火、暖暖和和的。

李書記，既然你來了也就是自家人，把鞋脫了炕里坐。別看外面大風嗷嗷叫，咱炕頭上滿熱乎。對！這才對！

俺這藍旗溝偏僻些，一年到頭不用說區干部，就是村干部的腳也很少往這溝里邁。偶爾區里人來個一兩回咱也看不見，頂多找村干部談談，住個一兩天抬腿又走了。這回你說區委要加強對俺村的領導，好！太好啦！我從心眼里擁護。

你問：春天农业社为啥开除我，不，應該說夏小鬼为啥开除我，怎么对你講呢？真是小孩沒娘，說起來話長。還是從根說吧！去年秋，老奎叔——這溝就他一個黨員——從區上開會回來就找幾個積極分子張羅建社，俺一聽他講的入耳、對心思，就先報名啦。以後又串連很多象我一樣的貧困戶和比我稍強些的下中農也入社啦，可是老奎叔看看這幫人只牽進社來三頭小毛驢、兩條黃牛、一匹跛馬和兩輛半新不旧的破花轎車，一輛還沒有車轆箱，他傷心地晃了晃頭說：“党

給我的任务：只許办好，不許办坏，咳！光靠你們，农业社怎能显示出来优越性？”他长长地喘了口粗气，他觉得建社的椽子是有了，只缺少大梁木。怎么办呢？找吧！于是他东磕头西作揖的总算請进社来一位財神爷，就是你今天在会上看見的那个矮胖子、圓盘子臉、老眨巴左眼的那个人。他名叫夏廷閣，人称夏小鬼。他是土改时削了尖的老中农，后来糾偏了人家又雇上了长工，直到前年村里宣傳总路綫，他才把长工辞掉了。老奎叔动員他入社，真比登梯子上天还难，他把脑袋搖的象个貨郎鼓似的說啥不入。人家院里有車、槽上有馬；家里大缸腌猪肉、二缸腌鷄蛋，老婆孩子就是一年不下地也不能餓着，何必入社呢！但，事架不住长啊！老奎叔一天到他家去八遍，把嘴唇都磨薄了，夏小鬼才答应考虑考虑。天下打雷不光咱藍旗沟响啊！他出外一扫听，果然村村都正轟轟烈烈地張罗建社，他怕又象土改时刮大风，才一口应承下来。

夏小鬼入了农业社，社里馬上添了生气：拉柴禾、送粪不仅有牛大角車，而且还有胶輪車，大胶皮轆轤一轉，馬脖子上串响鈴当唧唧直响，响得老奎叔眉开眼笑，响得夏小鬼揚脖直腰，社員們似乎也觉着农业社更气派、更富足了。这样，在社員大会选举干部的时候，夏小鬼就被选为农业社的副主任。他当了头行人，也就摆出了头行人的架，每次社里开会，老奎叔講完話，副主任都得作些补充，虽然事說的重复，可是大伙还是硬着头皮听下去了。老奎叔也觉着省心多了，什么事現

在只要提个头，副主任保证能答上个尾，老奎叔说：明天得往地送粪了，副主任立刻就把人分配好了；老奎叔说：咱们社要订一个丰产计划，副主任不等说完拿笔就写，真是：行事瞅着主任的眼珠转，说话跟着主任的舌头转。不过，有的事也不这样。譬如评车马租金时，副主任的大黑马明值两石粮，他硬说驾辕牲口值二石五，管委会的人，大眼瞪小眼，牙好象都被蜂蜜给粘住了似的谁也不张嘴。最后老奎叔说：“给二石三吧！”大家伙明知道还高些，但还是这样作价了。正好，我赶他的胶轮车，有一次上城给供销社拉货，套车的时候，副主任动了手，他把玉升家的小青马拉去驾辕，把他的大黑马套了外套，我一看气就来了。小青马评了一石七，大黑马当驾辕牲口评的是两石三，他这不明摆着找便宜吗？我问：“干么？副主任。”他眨巴一阵左眼，瞅我皮笑肉不笑的咧咧嘴说：“嘻嘻！小青马刚上绳，让它有机会锻炼锻炼，常了可就能成一匹好马！”我一听，他把我当成三岁的孩子了，压住了火说：“玉升同意了吗？”他又一咧嘴：“嘻嘻，这事为他好，他还能反对吗？”他左眼眨巴的更厉害了。我知道他一眨巴眼心里就有鬼道道，所以他越眨巴眼，我心里越讨厌他。我没分说就扯住缰绳把两匹牲口倒换过来了。他大概看我脸色有点不好看吧，就说：“老耿，我这可是一片好心哪！”我说：“算了，让它过二年再锻炼吧！”他气的脸发紫，一甩袖子就走开了。

过完年，社里号召社员们投资，我回家瞅瞅四壁溜空，

咳，有啥可投的呢！要錢沒錢、要草沒草，愁的我端着飯碗吃不下飯，后来，把大門外的一堆糞給社里拉去算作投資。你猜，副主任在背后講啥：“赤手空拳入社，还想吃剝削飯？”俺一听真比棒子打的还难受，吃剝削飯？俺又不是地主。不錯，俺是个貧农，可是也不象夏小鬼說的那樣：两个肩膀夹个脑袋就进社来啦。俺有地、有两只手，身子骨有的是力气，为啥說俺想吃剝削飯？当然，不能和他比，他有車有馬，可是农业社离了俺这帮人怕也得塌了半啦天吧！再說，誰願意受穷？在旧社会一个肩膀养活地主，一个肩膀养活自己，受穷是被財主家剝削的；共产党来分了房子分了地，俺听党和毛主席的話，参加了互助組，小日子过的也是火炭紅啊！还买了一条大乳牛呢！誰料想，前年正是谷子揚花、高粱拔节的时候，連連下了几場暴雨，山水下来把庄稼全給拉走了，当时，一股急火我的眼睛就看不見道了，后来又得了伤寒病，年底把大牛卖了也沒还上欠債。轉过年，我病剛好，身板軟顫，全仗柱他媽和邻居們換工才把地种上了，庄稼沒侍弄上去，秋后打了点粮食剛够吃，李書記，你說，这穷能怨俺嗎？我把夏小鬼說的話告訴了老奎叔，老奎叔說：“說就說了吧！有錢人嘴大，等以后咱們把农业社办好了，他就不敢說了。”我寻思，咳，人穷有理也矮三分啊！只好把气憋在肚里。

一眨眼工夫，惊蛰过去，来到了清明，农业社也忙起来：刨楂子、送糞、选种、頂漿打壟、准备春耕，社員們一

人頂兩人忙。老奎叔上區開會臨走以前還囑咐我，讓把糞早些送到地里。有一天我正在社院里裝糞，忽然副主任領着一個戴皮帽、穿皮襖的中年人走進來，我一看還是他的小舅子，在城里跑行商的。我納悶，他來做什麼呢？副主任一步三晃地走到我面前吩咐說：

“老耿，把糞卸了，車要上趟城！”

“做什麼？”我一楞放下了手里的鐵鍬。

“送豬。”

“社的嗎？”

“這事用不着你問，你儘管趕車就得了。”我听這話真有些刺耳，心里想道：這也不是象以前給地主家趕車叫走就走，現在，我是社員，為啥社里出車不讓我知道？我冷丁想起來，這兩天前后溝的豬賣了不少，原來是他們搗登買賣呀！“不能去！”我繼續往車上扔糞。

“不去？”他晃蕩着腦袋走到我眼前問。

“對了。沒老奎叔的話，車不能上城。他走前吩咐讓我三天之內把糞送完。”許是我當着他親戚的面卷了他吧，他火來了自己动手去解糞帘子，我一把扯住他的胳膊說：“不許你動！”

“我的車，我的馬，我乐意上哪兒就上哪兒！”他洋洋得意地斜瞪個眼，歪着脖，腦袋划圈子跟我說話。

我說：“你車、你馬，入了社、吃了租，可就不歸你支配了。”他就往下卸糞帘子我就不讓，於是，打起來了。社

院里馬上圍了一群人。我說：“讓大家評評理，社里活正忙，你當副主任的讓大車出去給你們跑買賣？”我揭了他的底，他有些羞惱成怒，鼻子歪了，兩隻眼睛象條毒蛇似的瞪着我，忽然，我從他的臉上看出了從前地主張扒皮那副凶煞相。他滿嘴直噴吐沫星子罵道：“好，耿老四，你不服從領導，走着瞧，社里有你沒我。”這時，他小舅子忙出來解圍，勸道：“這何苦呢！咱憑錢到哪還雇不出車來。既然社里活忙就算了。”他扯住夏小鬼的膀子衝出人群急忙地走了。我倚着車氣的直門抽煙，可是，光生氣怎辦？尋思尋思還得干，裝上糞也趕車走了。

真湊巧，當天他的大黑馬突然不吃草料了。嘴巴頭拱到槽里聞聞又挪開了。夏小鬼聽說，正好，找到了機會，把槍口對我開火了。晚上，他召開了社員大會，在會上他添枝加葉、無事生非的給我編造了好些罪名，說我：存心搗亂，不服從領導，有意破壞社的耕畜，一心要搞垮農業社，就這樣把我開除社了。你問，大伙會答應嗎？唉，那時候社員們的階級覺悟能象現在這樣高嗎？老奎叔，上區里開會沒回來，貧農不敢張嘴說話，夏小鬼在家一手遮天，剩下的富裕戶，是張着半边嘴、閉着半边嘴，張着的這半边嘴說出來的話也象鸚鵡學舌似的跟着他叫。李書記，你想想還會有咱的好嗎？當時，我心里也明鏡似的，知道他是泄私憤、報私仇。

說起來，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啊！俺倆這個疙瘩在入社前早就結下了。李書記，你給評評理，看看究竟是誰的

錯。前年國家剛開始統購統銷的時候，我听村干部們說：農民們要多賣余糧，支援國家工業化，可是夏小鬼当着村干部的面就隱瞞了土地產量，想要少賣糧，我知道他地是上高地沒受水害，當場叫我給揭發了。李書記，你沒看他當時那個樣，眼睛都氣藍了，如果他身邊有把刀，立刻就能把我殺了，從那以後，他見我連句話都不說。我尋思，哼，不說就不說，反正你也不敢把我怎樣，這不象從前財主們的天下，得罪了老爺，佃戶們的小命就懸起來了，現在，誰敢無理橫行？去年秋，俺倆都入了農業社，他又當上了副主任，我想現在關起大門來是一家人了，應當把過去俺倆之間的疙瘩解開吧，我也就不再記着他過去所做的錯事了。誰知道，他卻沒忘在脖子后，疙瘩越結越大，最後，他就利用職權把我開除社了。

我，並沒服氣，我想現在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，你把我開除社了，等老奎叔回來會給我做主的。這事我沒往心里去，可是牲口病了却使我睡不好覺，這不要耽誤干活嗎？眼看着快春耕了，糞還沒拉到地里，那怎行呢！我越想眼睛越閉不上，這時我忽然想起來在頭天早晨飲牲口的时候，大黑馬喝得太猛，許是噎水了。我立刻爬起炕，披上衣服，從家里拿了些破布條子就到社里去了。剛進農業社院里，喂牲口的老楊頭打着個燈籠，見我喊道：

“深更半夜你來干啥？”

“大黑馬吃草沒？”

“呸，你呀，真是操心不經老，夏小鬼都把你开除社了，你还管他的牲口死活呢！死了他倒霉！”我知道他是同情我可又不敢得罪夏小鬼的那种人，我笑着說：

“哎，人間別扭不能拿啞叭畜牲出气，万一牲口有个好歹，还不得社包賠！”他不放声了。我走到牲口槽旁边，摸摸大黑馬的耳朵，冰凉，它閉着眼睛死停停地站在那里。我对老楊头道：“牲口噙水了。”“是嗎？”他还有些不相信。“治治看！”我找来一个木桶，里边装上点着了的破布条子开始熏牲口，烟气直往大黑馬的鼻子里灌，可是它却服服貼貼的一动不动。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大黑馬打着响鼻，水順鼻孔眼里往外流，我牵它到槽边，它嘴拱草了。我乐的滿肚子冤屈象块冰含在嘴里似的全化了，欢天喜地的走回家来。

一天两天过去了。我天天到崗梁上往南望，哪有老奎叔的影子。心里有愁事，眉头上也擰成个大疙瘩。小柱他媽看我天天愁眉苦臉的也不到社里去了，問我有啥事。我撒个謊，說牲口沒草料吃，餓的躺下了不能出車。她說：“咱家还有三升豆子，留作下醬用的，你先給社里拿去吧！”我一听，心象刀子絞的似的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她瞅瞅我，說：

“看把你难成这样，缺草料你怎不早說，一家不够，十家零湊唄！咱社二、三十戶人家，真的还能讓牲口餓着了。”我說：“主任到外边去买草去啦，回来就有办法了。”我怎能告訴她真情实話！她剛生第四個小子還沒滿月呢！就是有天

大的禍事还是我一个人担吧！我象久旱的小苗盼場透雨似的，可下子在第三天晚上把老奎叔盼回来了。沒想到夏小鬼的耳朵长、腿快，跑到了我前头，把开除我的事早对老奎叔講了，并且揚风說：社里有他沒我，有我沒他。老奎叔“深入”群众啊！走到街上、社里，碰上几个夏小鬼早已布置好的狗腿子一問，果真确有此事，“全体”社員“一致同意”开除我。老奎叔的耳朵一个堵着一个露着，听了一面話就信以为真了。等我看着老奎叔的时候，生米已成了熟飯，他說：“水已經潑到地上了，为了大家的利益，你暂时忍耐点吧！”我說：“怎么忍耐呢？”老奎叔說：“办农业社是为了大家生活富裕，走社会主义道，你暂时出社，社还可以办下去；如果副主任出社了，大梁一撤，社就得倒台，你看看咱是貧农，还能忍心讓社垮台嗎？”我当时覺得天忽然塌下来了，周圍一片黑，脑袋里忽悠忽悠直轉，差一点暈倒在地上。我一切希望都落空了：什么社会主义呀，幸福生活呀，一下子好象都离开我有十万八千里，就象头二年我眼看着成熟的庄稼被水冲走一样。李書記，不怕你笑話，我当时甚至連死的心都有，我不知道怎么走回了家。小柱他媽听說我被开除社了，急的她一股火，两个奶立刻不来了，孩子還沒滿月，沒奶吃，天天只好喂苞米粉子，直到現在俺那小四子还是很瘦。你看，睡覺的那个就是。

不能不活下去呀！俺又咬着牙站起来，好在街坊邻居知道俺并不是个懶蛋子，又参加了沟口馬庆祿的互助組。可是心

里头却老惦着社里的事：开了多少水田？在哪块地打井能引上水来？谁家地适合做丰产田，黄驃馬下駒沒？……有时候，不知不觉就順嘴說出来，小柱他媽就吵我：你这不是狗咬耗子多管閑事嗎？你也不是社員，何必去操那份心！可是，心不由己呀！到时候还非想不可呢！

春天种地的时候，可难坏我了：自家沒牲畜，事事都得比別人小八輩，一样的活，得給人家先干；一样的地，得給人家先种，肩膀不一般齐，嘴巴就得搭在人家肩膀上，小話說了三千六，种地还在后头。李書記，你明白，赶海要看潮水，种地要看山景，晚了几天，庄稼到秋可就两样收成啊！我想，若是在农业社再也不会受这份气，我恨我自己：当初为啥得罪夏小鬼？若不，我現在不也和大伙一块在社里干活嗎？我有些后悔，但心里又一个劲的反对：我沒錯！我沒錯！谷雨前五天，听说农业社密植苞米，我特意去看看，哎呀，那可真叫“密”植啊！密的象种高粱一样，我說太密了吧？社員們說：“密植，密植，副主任說密点才能多打粮呢！”老奎叔說：“錯不了，副主任早打听好了。”夏小鬼斜眼瞅瞅我道：“这是政府的号召，誰还敢反对嗎？”他的話象狗放屁似的我理都沒理他。听说第二天区农业技术指导站下来人才給他們糾正了。社苞米剛放四个叶就喂遍大粪水，一尺多高就追遍硫酸，我看着真眼热，只可惜咱手中沒錢买不起这些肥料啊！

过了端午节，老奎叔領着民工到区上修碧流河大桥去

了，农业社的事暂时托付給副主任負責。当时，正鏟二遍地，忽然，农业社的地里起了眠虫。每棵苞米心里都有二、三个，一寸多长，黑灰色的虫子。对，背上有着长条条的花紋，老百姓叫眠虫，怎么，你們叫夜盜虫嗎？就是那种虫子，可厉害啦。晚間你到地里去就能听见虫子吃苞米叶的喇喇声，就象蚕吃桑树叶一样，不大会工夫就能把一片地吃光。发现虫子第二天，我才看见农业社地里有一大群人在那捉虫子。可是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人，越来越少了。我奇怪，必是捉淨了。晌午头，大家都回去歇晌的时候，我到农业社地里一看，咳！李书记，当时没把我气炸肺！那块二亩多的苞米地整个被虫子吃光了。苞米心空了，叶上也是大窟窿小眼子的，誰看见能不心疼！急的我直跺脚，无奈有劲使不上。我寻思这都怨捉晚了，若是发现虫子就开捉，怎的也不能吃光了。没办法，我去找从前和我在一块給張扒皮扛过活的蔡老九，他是农业社的生产队长，我想去問問他是怎回事。剛进社院里，就看见夏小鬼和蔡老九正吵架呢！一个个粗脖子紅臉的。我从旁一打听，才知道，夏小鬼在背后說：“这是神虫，捉不了，越捉越多。”正好，有的老头就張罗燒香許願，鬧的人心慌慌。有些富裕戶象孙錫福、刘成业、王大脑袋，天天嘴叨个旱烟袋从家走到街上，晃来晃去显得一点不着忙的样子，就是庄稼全被虫子吃光了，也餓不着人家啊！貧农可受不了，如果社的庄稼完蛋了，来年全家就得挨餓，于是去找夏小鬼，讓他想办法。夏小鬼却把脑袋一搖，两手

一伸，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。这时蔡老九就要召开社員大会动员大家捉虫，夏小鬼摇头不讓。他又說：“神虫吃叶，自消自灭。”不用捉，将来自然就沒了，讓大伙接着鏟地，蔡老九火了，两人打起来。夏小鬼說：“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，主任走了，現在就是我說了算！”蔡老九僵不过他，后来偷偷的吩咐一个社員連夜上区里把社主任找回来。老奎叔到家，夏小鬼正在家裝病不下炕。他的左膀右臂在他最需要的時候，忽然癱瘓了。我在地里見着了老奎叔，他急的滿地打轉轉，我看他眼边紅了，牙花子也肿挺高，我知道他一上火就这样，心里有点怪可怜他，他看着庄稼半天才說了一句話：“一个臭枪子！正用他的时候，他却不頂用了。”我明白他說的是夏小鬼，可是，誰叫你把他当成大梁柱呢！真是“怀抱着磚头当金磚”，我又有些生他的气了。这时，村里其他地里也发现了虫子，党支部、村政府召开了紧急會議，号召全村人要从虫子嘴里把庄稼夺回来。男男女女动起来了，小学生也放假了，捉虫子，挖防虫沟，总算战胜了天灾。农业社的庄稼又追了一遍硫酸，几場雨以后，社的庄稼“嗷嗷”起来了，苞米棵长的能有小孩胳膊粗，一个秆上結两三个棒，晚間从地里一走，就能听见苞米拔节“噶吧”响。社里人乐的閉不上嘴，我，心里也跟着乐，可是，乐着乐着眼泪順鼻子就淌下来了，眼望着我那块苞米地，象得了伤寒病似的，棵棵黃皮拉瘦的，小苞米棒不到一巴掌长，和社里的一比，从天上差到地下去啦，我明白：这是因为春天种的晚，夏